

南木 著

南朝

宫闱秘史



南朝宫闱秘史

南木 著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于志斌

封面设计：张兆临

南朝宫闱秘史

南木 著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70,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ISBN7—80535—242—9/K·83

定价：3.30元

目 录

楔子	1
一 深宫雷雨初春夜	8
二 东宫鬼道何森森	11
三 仲春惊变思皇后	14
四 血流殿宇何其惨	18
五 讨逆何堪弟除兄	23
六 暮春风雨摧花枝	28
七 皇家叔侄再操戈	34
八 何事广陵又加兵	40
九 色狼出自帝王家	43
十 莫道杀人无恶报	46
十一 君王大事惟两桩	51
十二 舟中定计立皇嗣	55
十三 求神问鬼半昏狂	59
十四 岂料帝王是流氓	64
十五 萧府深夜灯犹明	69
十六 清明问政华林园	73
十七 扶病游宫嘱后事	77
十八 政交四户为亲亲	81
十九 旧宫怨女话新朝	86
二十 建康卖艺生分离	91
二十一 勾搭太妃杀皇孙	96
二十二 双手沾满亲人血	102

二十三	可怜王公事无成·····	107
二十四	不及金莲步步来·····	111
二十五	永元事变一何多·····	117
二十六	襄阳鞞鼓动地来·····	122
二十七	君死妾岂忍独生·····	127
二十八	法于权贵何独轻·····	133
二十九	既留《文选》应无恨·····	139
三十	丝竹从此满东宫·····	144
三十一	敕答《神灭》宣正乐·····	149
三十二	舍身同泰欲何为·····	154
三十三	羯贼侯景渡江来·····	160
三十四	城邑丘墟泣使臣·····	167
三十五	台城陷落萧翁死·····	173
三十六	徐娘虽老尚多情·····	179
三十七	嫌何叔侄相煎急·····	183
三十八	巴陵兵败如山倒·····	188
三十九	争位何论国沦亡·····	194
四十	江陵何事遭大劫·····	199
四十一	狠毒又出陈霸先·····	205
四十二	烽烟遍地哀江南·····	210
四十三	宠妃居然是少男·····	215
四十四	陈周何缘互结盟·····	220
四十五	侄儿称帝姊为援·····	226
四十六	为谁出师向淮河·····	231
四十七	青溪小姑娘降人凡·····	235
四十八	玉树流光照后庭·····	241
四十九	青溪中桥小姑娘·····	245
五十	天静寺中话帝家·····	251

楔 子

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九月。

秋风萧瑟，暮霭苍茫。寻阳江畔，渔家唱晚，匡庐脚下，墟里升烟。墟外的官道上，驰来三骑，乘人在一所竹篱环绕的茅屋前下马。走在前面的一个人年纪在五十开外，穿着一身官服，脸部微丰，目光清澈。一阵淡淡的清香袭来，他放眼望去，只见篱内金黄一片，随风摇曳。香气就是从那阵阵的金色波浪中散发出来的。

“菊花傲霜，这菊花不就是茅屋主人的写照吗？”他忖道，脚步已经走到了篱门前。

“有人吗？”

“谁呀？”

“小弟颜延之。”

“啊！是颜太守。”

半掩的屋门中，走出了一位老者，葛巾葛服麻履，脸带微笑，犹如黄花初绽，眼光深邃，似含无穷智慧。他快步走到篱门，篱门开处，暴发了一阵爽朗的笑声，驱走了寒风。

“五柳先生丰神如昔！”颜延之笑道。

“是哪阵风把太守吹到了寒舍？”五柳先生笑道。

“小弟调任京官，路过寻阳，特来看望贤夫妇。”颜延之

道。接着又叹了一口气，“想不到一别便是三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况更过之，思何可支！’”，语气中充满了伤感。

“太守高天厚谊，陶潜何幸有友如太守！”

说着，两人携手踱入屋中，彼此都感到了手心的温暖。跟随自去照料马匹。

屋里点着一盏菜油灯，陈设很简陋，触目的是一张芦苇编织的席子，铺在地上，席上有一张竹几。屋子两旁放着一些农具。两人坐到席子上，这时屋后走来一个中年美妇，衣着整洁，面色微黑，神态健朗。她托着一个陶制的盘子，盘子中放着两个陶制的杯子，笑微微走到颜延之前说道：

“太守远来，无物可以招待，想到三年前太守来到寒舍，喜欢喝苦水（茶，晋时有‘苦水’之称），特地端上苦水一杯。”她把两杯苦水放到几子上。

“苦水可以清心，三年前的风味今犹在口，我来时便想叨扰，有劳大嫂亲手调制。”颜延之端起杯子，起立称谢，并呷了一口。

“清香沁齿，真是妙品！”颜延之赞道。

“这是妾与外子将庐山云雾中采来的叶子，配以刚开的桂花和菊瓣，用窖藏的山中清泉水烹调出来的。家中也栽植了一些，但不好喝。”陶夫人说。

陶潜忽然叹惜了一声：“世人都饮蜜汁，却不知甜中有苦。苦水虽苦，但自有甘芳。”

“高论。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小弟知先生非等闲人也。”颜延之道。

“我去淘米，再请太守尝尝我们家种的‘五里香’稻米，比长沙的名稻五里香如何。”陶夫人笑着转身向屋后走去。

颜延之似乎深有感触，久久说道：“小弟为朝廷奔命，碌碌无为。先生不向朝廷折腰，弃守令如弊屣，赋《归去来》，夫

耕于前，妻锄于后，高风亮节，远非小弟所能及于万一。”

陶潜道：“贤弟何须太谦，愚兄知贤弟心在诗不在官，贤弟的诗‘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之句，兴亡之感，跃然纸上，早已传遍海内，贤弟诗体裁缜密，情喻渊深，为五言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道：“这次贤弟自始安郡还都，当有新作。”

颜延之道：“小弟的诗，怎及兄长。”他们互相称起兄弟来了。“兄长写诗语时事，论怀抱，把五言诗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后世诗人要想在五言诗上超过兄长，想很难了。吾兄不仅是当代的诗宗，后世诗人又有谁能不取法于兄诗？”他停顿了一下，从怀中取出一张素笺，递给陶潜道：“这是小弟从始安郡还都时，与湘州刺史张茂宗（张邵）登巴陵城楼之作，正要请兄长斧正。”

为欢迎客人，陶夫人点起两根红蜡烛，插在烛台上。陶潜就着烛光看下去，眼里的光芒越来越盛。他忽然读出声来：

“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存没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

“好一个‘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深得我心！深得我心！贤弟诗何止错采缕金，历史不正是在那里往还起伏吗！淑士知世事之不可为，何如归来艺桑竹。”他清癯的脸上，泛起了红光。

“小弟能写出这些句子，正是受到兄长情操的陶冶。吾兄是小弟的良师！”颜延之道。

“菜饭都凉了，还在谈诗。跟太守来的人都吃饱了呢。”是陶夫人的清脆的声音。

二人这才闻到几上的酒香、菜香、鸡香、饭香，看到陶夫人笑着站在一旁。

陶潜回头对颜延之道：“这酒是内子用蜂蜜、桂花酿成，人

生难得逢一知己，愚兄日日独饮，今晚要与贤弟共醉。”

颜延之道：“难得兄长有此雅兴，何况美酒又是大嫂亲酿，小弟虽然酒量甚浅，也要痛饮三百杯。”又笑向陶夫人道：“大嫂何妨坐下来一起吃。”

魏晋时期，儒术从独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礼法式微，男女界限不严。陶夫人闻言也就在席子上坐下，含笑道：

“酒席间能亲聆二位高谈阔论，也是人生一件乐事。就是太守不请，我也要坐下来的。”

酒过三巡，话题转到了朝廷上。陶潜问道：“贤弟久在官场，不知对朝廷有何看法？”

颜延之道：“想不到近几年内，发生过两次大变故。武皇毒死安帝，易晋为宋，在位不到三年便驾崩了。少帝不学，所欲必从其志，大臣徐羨之、傅亮、檀道济、谢晦又假借皇太后的旨意，废了少帝，并把他杀死。当今皇上自荆州入承大统，今年又把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荆州刺史谢晦杀了。”

“这就是往还起伏。”陶潜插话道。

“檀道济恐怕也难保全。”陶夫人道。

“当今皇帝的结局，恐怕也不美妙。”陶潜道。

颜延之不禁一怔，说道：“愿闻其详。”

陶潜道：“晋时的鲍敬言看出了皇帝的本性。只要是做了皇帝，便可利用手中的无限制的权力，利用遍布全国的官府衙门，也就是‘有司’，‘屠割天下’，以供私欲。皇藏宝货山积，后宫美女成军。这从秦始皇以来，便已如此。”

“秦始皇后宫有女万人，晋武帝后宫也有女万人。”陶夫人补充道。

陶潜续道：“这样的皇帝谁不想做？只要有君有司，‘争强弱而较愚智’的斗争，就会不断发生，历史的往还起伏就会不断出现。所以鲍敬言主张废除皇帝，废除官府，无君无司，天下太

平。”

颜延之道：“我懂了，以前我读兄长的《桃花源诗并记》，尚以为是高人隐士之言。听君一席话，我才知‘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含有深刻的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意义。”

陶夫人道：“外子的《桃花源诗并记》，是鲍生无君无司世界的写照。”又道：“不要只顾谈话，忘了喝酒，我敬太守一杯。”她端起了酒杯，又替颜延之斟满了酒，二人一饮而尽。

颜延之放下酒杯笑道：“大嫂的豪爽不让须眉。”

陶夫人也笑道：“颜太守的丰标也不同于俗吏。”

颜延之忙道：“好说，好说。”又转向陶潜道：“我想起了《咏荆轲》，兄长之所以要咏荆轲，……”

陶潜接道：“那因为荆轲不仅向秦始皇嬴政、而且向皇帝制度投出了最早的一把匕首。”

颜延之突然看到陶潜的眼里闪出了坚定而明亮的光芒，心头一热，举杯大笑道：

“不错。千古不易的定论。让我们为最早一个把匕首投向皇帝制度的志士仁人荆轲干杯。”

陶潜喝干了杯中酒，似在想着什么。他慢慢放下酒杯，说道：

“无君无司，尚很遥远，到底是个什么世界，还说不清楚。怎样才能达到，也说不清楚。君主制度和由这种制度带来的腐败与动乱，还要继续下去。”

颜延之道：“无君无司，世界大同，是人们的理想，总是要实现的。”

陶夫人笑道：“到大家都看清楚了君主制度的罪恶，见君见官都不磕头，世界大同的日子想也就快到了。”

颜延之道：“古来已经有人想对君权和官权加以限制。魏晋以来无宦官，相权很大，御史的作用也不小，是不是一种限制？”

是不是要走先限制而后弃之之路？”

陶潜道：“君主制度不变，限制是起不到澄清天下的作用的。要有限制，使君臣都不敢为非作歹，也要等到将来制度改变之后。这仍很遥远。”

颜延之道：“当今皇上励精图治，局面是不是要好一些？”

陶潜道：“制度不作根本的改变，也只能是一治一乱，往还起伏，以至无穷而已。”

陶夫人道：“当今皇上励精图治，保不定乱子就会出在他自己身上。”

颜延之不禁悚然而惧，望着陶潜夫妇只是发怔。过了一阵才说道：

“贤夫妇之言，拨云雾而开茅塞，小弟受益实非浅鲜。”

陶夫人笑道：“只顾说话，还是喝酒吧。我再去为太守烹调一杯苦水。”说着她起身又往屋后走去。

烛影摇红，夜渐渐深了，席间仍然不时传出笑声。

第二日，晨曦微露，金风犹厉，颜延之告辞。陶潜送至十里长亭，颜延之握住他的手说：

“今日一别，又不知何年才能相见，望兄珍重。”

陶潜眼中闪出了泪光，叹道：“愚兄久感不适，昨夜能与贤弟一夕长谈，快慰平生。长生不死是没有的，但愿归去之日，能得贤弟一篇谏文，于心足矣。”

“兄长何出此言？”颜延之十分惊愕。

“没有什么，我只说长生不老，是秦皇汉武追求不息的东西。人总是有生有灭，何来长生？那些帝王妄想千秋万代永为帝王，实在可怜可笑。”陶潜把话扯开了。颜延之却再未想到这一别竟是这两位奇人的永别。

陶潜目送三骑远去，想起了昨夜的长谈，想起了有君有司之害与时事的往还起伏，想起了人不能永寿，不禁吟道：

“甚念伤吾生，正欲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一 深宫雷雨初春夜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电光过处，一声沉雷，坐落在秦淮河北岸的台城，象是颤动了一下，立刻隐没在倾盆大雨中。元嘉三十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了一点。

皇后的寝宫昭阳殿东潘淑妃居处宫灯犹亮，淑妃斜倚床榻，正在读班婕妤的《怨诗》，当她读到“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二句时，不由翠眉深锁，掩卷叹道：

“虽然我爱倾后宫，命运比班婕妤好，可是‘凉风夺炎热’，安知将来的结果不比班婕妤更惨？”

她象是想起了什么，一双明亮澄澈的大眼睛眨也不眨，怔怔出神。

“太子来了！”宫娥小绢走近床边轻轻说道。

她惊醒过来，尚未坐起，一个个子高高，大眼方口，额宽眉浓的美少年已走近床前，眼光久久停留在她高耸的薄纱掩映的双峰上。宫娥退了下去。

少年张开两臂，就想搂抱，嘴也凑了上去。淑妃坐起，就势一推，站立起来冷冷说道：

“请你放尊重些，我已托体你的父皇。”

太子悻悻地道：“父皇，父皇是会驾崩的。你拒绝我多次

了，你还能永远拒绝我。父皇的寿命不长了。”

“不长了？”淑妃似乎一惊。她缓缓走到案前，体态婀娜。太子眼睛盯着她纤腰丰臀，恨不得含口水把她吞下去。淑妃蓦然转过身来，笑靥如花，似乎换了一个人。只听她说道：

“你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说实在的，我比你大不了几岁，我不是不喜欢你，只是顾虑名分。”

这几句话说得太子好象吃了几斤蜜糖，甜在心里。他快步走近淑妃，两臂拦腰一抱，急急说道：

“名分，名分能代替爱？我太爱你了，梦中都搂着你，喊你亲亲、心肝。”

他把嘴唇压在淑妃的红唇上，吸吮起来。这回淑妃没有抗拒，反而用两只玉臂扳住了他的双肩，把丁香也度了过去。良久，只听淑妃幽幽说道：

“叻，我总觉得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你既然真心爱我，便不该瞒着我。”

太子道：“我没有什么瞒着你呀！”

淑妃道：“我说的是你父子之间的事。”停了停，又说道：

“浚儿和你在一起。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一些。只看你是真爱我还是假爱我。”

淑妃莺声婉转，吹气如兰。太子色迷心窍，在她云发上、眼睛上、双颊上、嘴唇上一阵狂吻，呼吸急促地说道：

“亲亲，我真爱你，你、我还有浚弟三位一体，我还有什么不能对你说的。父皇有病，我巴不得他早死，好继位做皇帝，可他偏不死。严道育教了我埋玉人的方法，还要我去祷告蒋侯神，好叫他早点死。他死了，你就完全是我的了。”

他一口气说了下来。说完，又连连在淑妃的樱唇上吻个不住，顺手抱起淑妃，就向床榻走去。

“我身上来了红，今晚不行。”淑妃依偎在他胸脯上，低声

说。”

“你骗我。”

“不是骗你。”接着仰起螭首，满面含羞，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除了那件事，你要怎样就怎样。”

太子把淑妃抱到床上，解开她的胸衣，弹出了两只玉乳，他疯狂地吻个不住。又想去褪她的下衣。

“不行。”淑妃嗔道。又转换口气，爱怜地说：“也不在这一时，你要听话。”

太子倒真的不敢下手了。正在这时，小绢匆匆跑了进来，慌急地说道：“万岁来了！”

太子不由一怔，慌忙走到门边，看了看，向黑暗中隐去。夜雨替他作了掩护。淑妃扣上了衣襟，叹了口气。虽然牺牲了色相，但她毕竟探出了太子的秘密，把住了最后一关。然而她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太子的话象一块重铅压在她心头。

二 东宫鬼道何森森

又是一个晚上，月黑风高，东宫太子府警卫森严。墙内、墙外、墙头布满了卫士，斋帅张超之、任建之等，都在墙头巡视，队主陈叔儿率领心腹卫士在一座大厅前巡逻。厅内失去了往日的灯光，点起了三十六根巨大的红烛，烛火摇荡。大厅安放着一座神像，这座神像是从钟山秘密运来的蒋侯神。汉末，秣陵尉蒋子文追捕盗贼，死于钟山，吴大帝孙权为他在钟山立了一座庙宇，并将钟山改名为蒋山。天师道把蒋山当作“朱湖大生洞天”，把蒋子文当作天师道的神仙。晋末宋初，天师道在江东流行，朝野信仰，蒋子文没有料到他这样的一个小官，死后居然享受烟火供食，成了建康官民以至皇家共同膜拜的天师道尊神。蒋侯神前面一块木板上，躺着一个玉石雕成的人像。只要仔细一瞧，便知道是当朝天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天颜。左右两边各立着只穿一袭黄纱的八个宫女。面对蒋侯神，站着一个头戴黄冠、身穿黄衫的道姑，这道姑便是严道育，被太子刘劭尊奉为“天师”。她手中拿着三十六支点燃的香，口中不断念着“请蒋侯神降临，请蒋侯神降临”。两膝不断跪下，磕头又站起。站在她两旁的是太子刘劭、始兴王刘浚。刘浚母亲早亡，宋文帝将他交给潘淑妃抚养。他和哥哥刘劭一齐信了天师道，拜严道育为师。他觉得哥哥是他的靠山，对哥哥百依百顺。师父向蒋侯神磕头时，他们也跟着一

齐向蒋侯神磕头。

烛火突然熄灭，厅中闪起无数点碧绿的鬼火。只听严道育说道：“天神降临，献舞。”鬼火霎时不见，十六盏宫灯亮起，两边站立的十六个宫女莲步微移，走到厅中。两厢琴、瑟、笙、箫齐鸣，奏起了迎神曲。十六个宫女依次舞到神像前，向神像投递秋波，伸出玉臂，玉体前恭后仰。又舞到神案前，擎起十六个放着供食的盘子，跳起盘舞。她们不愧是艺术家，盘子转动如飞，菜肴一点不洒。莲步急骤间，忽然列成一排，雪一样的双臂将盘子高举过顶，放回到神案上。这时，乐声蓦然一变，由多少带有敬神意味的音调，变成了软绵绵的天魔舞曲。十六个宫女褪去了黄纱，只着和肉色几乎相同的亵衣，宫灯掩映，肌肤晶莹。她们跳起了天师道独有的“舍气舞”。腰肢狂扭，双峰颤动，玉臂摇摆，樱口呻吟，额上见汗。忽而仰卧，忽而站立。正当她们要揭去亵衣的时候，宫灯又黑，鬼火重现，乐声渐渐停止。

“你们都是我的‘种民’，你们的要求我都知道，可由刘劭在玉像心窝上钉下一颗长钉，埋到含章殿前。你们所要除去的人心痛七天必死。本神去也。”神开口了，声音似在天上，又似在地下。

鬼火灭了，宫灯又亮，大厅中只剩下严道育、刘劭、刘浚师徒，队主陈天兴，黄门庆国，陈天兴养母女奴王鹦鹉。

严道育站在玉像前念咒：“请天神赐符应，请天神赐符应。”刘劭将一枚长钉钉入了玉像的心窝。眼光虽然凶狠，两手却在抖动不已。

“庆国，埋玉像和符咒的事交给你，由王鹦鹉、陈天兴母子照应。务须小心，务须办妥。本宫有重赏。”说话间，也许是抑制不住惊恐，刘劭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遵命。”庆国抱起玉像，匆匆出了大厅。陈天兴随后跟去。刘劭跪到蒋侯神像前，叨叨念起：“请天神保佑，请天神保佑。